

錶

L・班台萊耶夫作

勃魯諾・孚克繪

魯迅譯

譯文社印

生活書店發行

譯 文 叢 書 插 畫 本

錶

L. 班 台 萊 耶 夫 作

魯 迅 譯

勃 魯 諾 · 孚 克 繪

19 • 上海譯文社印行 • 36

譯文叢書插畫本

錶

每冊實價四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原著者 L. Panteleev

譯者 魯迅

發行者 生活書店

上海福州路

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四版

中宣會圖雜審委會審查證 審字第二〇六一號

譯 者 的 話

“錢”的作者班台萊耶夫 (L. Panteleev), 我不知道他的事迹。所看見的記載, 也不過說他原是流浪兒, 後來受了教育, 成為出色的作者, 且是世界聞名的作者了。他的作品, 德國譯出的有三種: 一為“Schkid”(俄語“陀斯妥也夫斯基學校”的略語), 亦名“流浪兒共和國”, 是和畢理克 (G. Bjelych) 合撰的, 有五百餘頁之多; 一為“凱普那烏黎的復讎”, 我沒有見過; 一就是這一篇中篇童話, “錢”。

現在所據的即是愛因斯坦 (Maria Einstein) 女士的德譯本, 一九三〇年在柏林出版的。卷末原有兩頁編輯者的後記, 但因為不過是對德國孩子們說的話, 在到了年紀的中國讀者, 是統統知道了的, 而這譯本的讀者, 恐怕倒是到了年紀的人居多, 所以就不再譯在後面了。

當翻譯的時候, 給了我極大的幫助的, 是日本榎本楠郎的日譯本: “金時計”。前年十二月, 由東京樂浪書院印行。在那本書

上，並沒有說明他所據的是否原文；但看藤森成吉的話（見“文學評論”創刊號），則似乎也就是德譯本的重譯。這對於我是更加有利的：可以免得自己多費心機，又可以免得常翻字典。但兩本也間有不同之處，這裡是全照了德譯本的。

“金時計”上有一篇譯者的序言，雖然說的是針對着日本，但也很可以供中國讀者參考的。譯牠在這裡：

“人說，點心和兒童書之多，有如日本的國度，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。然而，多的是嚇人的壞點心和小本子，至於富有滋養，給人益處的，却實在少得很。所以一般的人，一說起好點心，就想到西洋的點心，一說起好書，就想到外國的童話了。

“然而，日本現在所讀的外國的童話，幾乎都是舊作品，如將褪的虹霓，如穿舊的衣服，大抵既沒有新的美，也沒有新的樂趣的了。爲什麼呢？因爲大抵是長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兒童時代所看過的書，甚至於還是連父母也還沒有生下來，七八十年前所作的，非常之舊的作品。

“雖是舊作品，看了就沒有益，沒有味，那當然也不能說的。但是，實實在在的留心讀起來，舊的作品中，就只有古時候的“有益”，古時候的“有味”。這只要把先前的童謠和現在的童謠比較一下看，也就明白了。總之，舊的作品中，雖有古時候的感覺，感情，情緒和生活，而像現代的新的孩子那樣，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

朵，來觀察動物，植物和人類的世界者，却是沒有的。

“所以我想，爲了新的孩子們，是一定要給他新作品，使他向着變化不停的新世界，不斷的發榮滋長的。

“由這意思，這一本書想必爲許多人所喜歡。因爲這樣的內容簇新，非常有趣，而且很有名聲的作品，是還沒有介紹一本到日本來的。然而，這原是外國的作品，所以縱使怎樣出色，也總只顯着外國的特色。我希望讀者像遊歷異國一樣，一面鑒賞着這特色，一面懷着涵養廣博的智識，和高尚的情操的心情，來讀這一本書。我想，你們的見聞就會更廣，更深，精神也因此磨鍊出來了。”

還有一篇秋田雨雀的跋，不關什麼緊要，不譯牠了。

譯成中文時，自然也想到中國。十來年前，葉紹鈞先生的“稻草人”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。不料此後不但並無蛻變，而且也沒有人追蹤，倒是拚命的在向後轉。看現在新印出來的兒童書，依然是司馬溫公敲水缸，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；甚而至於“仙人下棋”，“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”；還有“龍文鞭影”裏的故事的白話譯。這些故事的出世的時候，豈但兒童們的父母還沒有出世呢，連高祖父母也沒有出世，那麼，那“有益”和“有味”之處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在開譯以前，自己確曾抱了不小的野心。第一，是要將這樣的嶄新的童話，介紹一點進中國來，以供孩子們的父母，師長，以及

教育家，童話作家來參考；第二，想不用什麼難字，給十歲上下的孩子們也可以看。但是，一開譯，可就立刻碰到了釘子了，孩子的話，我知道得太少，不夠達出原文的意思來，因此仍然譯得不三不四。現在只剩了半個野心了，然而也不知道究竟怎麼樣。

還有，雖然不過是童話，譯下去却常有很難下筆的地方。例如譯作“不夠格的”，原文是 defekt，是“不完全”，“有缺點”的意思。日譯本將牠略去了。現在倘若譯作“不良”，語氣未免太重，所以只得這麼的充一下，然而仍然覺得欠切帖。又這裡譯作“堂表兄弟”的是 Olle，譯作“頭兒”的是 Gannove，查了幾種字典，都找不到這兩個字。沒法想就只好頭一個據西班牙語，第二個照日譯本，暫時這麼的敷衍着，深望讀者指教，給我還有改正的大運氣。

插畫二十二小幅，是從德譯本複製下來的。作者孚克 (Bruno Fuk)，並不是怎樣知名的畫家，但在二三年前，却常常看見他爲新的作品作畫的，大約還是一個青年罷。

魯 色

錶

原书空白页

彼蒂加·華來德做過的事情，都糊塗得很。

他在市場裏到處的走，什麼都想過了。他又懊惱，又傷心。

他餓了，然而買點吃的東西的錢却是一文也沒有。

無論那里都沒有人會給他一點什麼的。餓可是越來越厲害。

彼蒂加想偷一件重東西。沒有弄好。倒在脊梁上給人敲了一下子。

他逃走了。

他想偷一個小桶。又倒楣。他得把這桶立起來，拖着走。

一個胖胖的市場女人忽然給他看見了。她站在角落裏賣蛋餅。出色的蛋餅，焦黃，鬆脆，冒着熱氣。他抖抖的蹣過去。他不作別的，就只拿了一個蛋餅，嗅了



一嘆，就塞在袋子裏面了。也不對那女人說一句求乞的話。安閑地，冷靜地，回轉身就走。

那女人跟了他來。她拍的打了一下。抓住他的肩頭，叫道：

“你偷東西！還我蛋餅！”

“什麼蛋餅？”彼蒂加問着，又想走了。

這時可是已經聚集了一些人。有一個捏住了他的喉嚨。別一個從後面用膝蓋給他一磕。他立刻倒在地上了，於是一頓臭打。

不多久，一大羣人拖他去到警察局。

大家把他交給局長了。

“那是這樣的。我們給您送一個小扒手來了。他撈了一個蛋餅。”

局長很忙碌，沒有工夫。他先不和彼蒂加會面，只命令把他關在拘留所裏面。

照辦了。他就在那里坐着。

拘留所裏，彼蒂加坐在一條不乾淨的，舊的長椅上。他動也不動，只對着窗門。窗是用格子攔起來的。格子外面看見天。

天很清朗，很明淨，而且藍得發亮，像一個水兵的領子。

彼蒂加看定着天空，苦惱的思想在他腦袋裏打旋子。傷心的

思想。

“唉唉”！他想。“人生是多麼糟糕！我簡直又要成為流浪兒的罷？簡直不行了。袋子裏是有一個蛋餅在這裡”。

傷心的思想……如果從前天起，就沒有東西喫進肚裏去，人還會快活麼？坐在格子裏面，還會舒服麼？看着天空，還會有趣麼？如果爲了一件大事情，倒也罷了！但只爲了一個蛋餅……
呸，見鬼！

彼蒂加完全挫折了。他閉上眼睛，只等着臨頭的運命。

他這麼等着的時候，忽然聽到一聲敲。很響的敲。好像不在房門上，却在牆壁上，在那隔開別的屋子的薄的板壁上。

彼蒂加站了起來。他睜開眼睛，側着耳朵聽。

的確的。有誰在用拳頭要打破這板壁。

彼蒂加走近去，從板縫裏一望。他看見了拘留房的牆壁，一條板椅，一個攔着格子的窗戶，地上的煙蒂頭。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。全是空的。這敲從那里來的呢，捉摸不到。

“什麼惡鬼在這裡敲呢？”他想。“恐怕是用爪子在搔罷？”

他正在左思右想，却聽到了一種聲音，是很低，很沙的男人的聲音：

“救救！媽媽子！”

彼蒂加一跳就到屋角的爐旁。爐旁邊的牆壁上有一條大裂

縫。他從這縫裏看見一個鼻子。鼻子下面動着黑鬍鬚。一個斜視的黑眼珠，悲傷的在張望。

“媽媽子！”那聲音求告着。“心肝！放我出去罷，看老天爺的面子！”

那眼睛在板縫裏爬來爬去，就好像一匹蟑螂。

“這滑稽傢伙是什麼人呢？”彼蒂加想。“發了瘋，還是喝醉了？一定是喝醉了！還聞得到燒酒味兒哩…… 呖……”

濃烈的酒氣湧進房來了。

“媽媽子！”那醉漢嘮叨着。“媽媽子！”

彼蒂加站在那里，瞧着那醉漢，却全不高興去說話。別一面是他不要給人開玩笑。現在他無法可想了。他簡短的說：

“你裏什麼？”

“放我出去，心肝！放我出去，寶貝！”

他突然叫了起來：

“大人老爺！同志先生！請您放我出去罷！我的孩子們等我呢！”

真是可笑得很。

“傻瓜，”彼蒂加說。“我怎麼能放你出去呢？我也是像你一樣，關在這里的。你瘋了麼？”

他忽然看見那醉漢從板縫裏伸進手來了。在滿生着泡的手裏

是一隻錶。一隻金錶。足色的金子。帶着錶鍊。帶着各樣的掛件。

醉漢睜大了他的斜視眼，低聲說道：

“局長同志，請您放我出去罷！我就送給您這個錶。你瞧！是好東西呀！你可以的！”

那錶也真的在咕咕的走。

合着這調子，彼蒂加的心也跳起來了。

他抓過錶來，一跳就到別一屋角的窗下。因為好運道，呼吸也塞住了，所有的血也都跑到頭上來了。

那醉漢却在板縫裏伸着臂膊，叫喊道：

“救救！”

他頓着腳，好像給鎗刺着了的大叫起來：

“救救呀！強盜呀！強盜呀！”

彼蒂加發愁了，來回的走着。血又回到腳裏去了。他的指頭絕望的抓着錶鍊，抓着這滿是咕咕咯咯的響的掛件的該死的錶鍊。這裡有極小的象，狗兒，馬掌，梨子樣的綠玉。

他終於連掛件一起拉下那鍊子來。他把這東西塞進縫裏去：

“哪，拿去！你掛着就是！”

那醉漢已經連剩餘的一點記性也失掉了。他全不想到錶，只收回了那錶鍊：



“多謝，多謝！”他喃喃的說。“我的心肝！”

他從板縫裏伸過手來，來撫摩彼蒂加，還尖起嘴唇，響了一聲，好像算是和他親吻：

“媽媽子！”

彼蒂加又跑到窗下。血又升上來了。思想在頭裏打旋子。

“哈！”他想。“好運道！”

他放開拳頭，看着錢。太陽在窗格子外面的晴天上放光，錢在他手裏發亮。他呵一口氣，金就昏了。他用袖子一擦，就又發亮。彼蒂加也發亮了：

“聰明人是什麼都對的。一切壞事情也有牠的好處。現在我抓了這東西在這裡。這樣的東西，隨便那一個舊貨店都肯給我五十盧布的。什麼？五十？還要多……”

他簡直發昏了。他做起種種的夢來：

“首先我要買一個白麵包。一個頂大的白麵包。還有豬油。豬油是刮在麵包上來喫的，以後就喝可可茶。再買一批香腸。還有香烟，頂上等的貨色。還有衣服：褲子，上衣。再一件柳條

紋的小衫……還有長靴。但是我爲什麼坐在這裡做夢的？第一着，是逃出去。別的事都容易得很。”

不錯，一切都很好。只有一樣可不好。是他被捉住了。他坐着，好像鼠子落在陷阱裏。窗戶是有格子的，門是鎖住的。運氣捏在他手裏，只可惜走不脫身。

“不要緊，”他自己安慰着。“怎麼都好。只要熬到晚……不會就送命的。晚上，市場一收，他們就放我了。”

彼蒂加的想頭是對的。到晚上，人就要來放他了。這並不是第一回，他已經遇到過好幾回了。但到晚上又多麼長呀！太陽簡直一點也不忙。

他再拿那錢細看了一回，於是塞在破爛的褲的袋子裏。爲要十分的牢穩，就把袋子打了一個結。牆壁後面的叫喊和敲打，一下子都停止了。鎖發着響，彼蒂加回頭去看時，却站着一個警察，說道：

“喂，出來，你這小浪子！”

了不得！彼蒂加竟有些發愁。他跳起來，提一提褲子，走出屋子去。警察跟着他。

“快走，你這小浪子！見局長去！”

“好的！”——

彼蒂加在局長面前出現了。局長坐在綠色的桌子旁，手裏拿

着一點文件。他拿着在玩弄。上衣的釦子已經解開。頸子發着紅，還在冒熱氣。嘴裏啣一枝烟捲，在把青的煙環噴向天花板。

“日安，小扒手，”他說。

“日安！”彼蒂加回答道。

他很恭敬的站着。很馴良。他微笑着，望着局長，好像連一點水也不會攪渾的一樣。局長是噴着他的烟環，看起文件來了：

“唔，你什麼時候生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可是我十一歲了。”

“哦。那麼，你說出來罷，你到我們這裡來做客人，已經是第幾回了？我看是第七回罷？”

“不的。我想，是第三回。”

“你不撒謊嗎？”

“大約是這樣的。我不大清楚了。您比我還要清楚哩。”

彼蒂加是不高興辯論的。和一位局長去爭論，毫無益處。如果他想來

